

■ 杨道

在我成长的那个村庄,一地的山水都储在一个果卵球状的椰子壳里,晃一晃,发出咯咯咯的响,仿佛生活里的酸甜苦辣,有些避讳的语气,听着却也似半夜里的心腹话,须得当成郑重的秘密,娓娓道来。

在我几岁的时候,发现一棵椰子树的新芽,从一个老去的枯裂的椰子壳里冒出头来。这棵新鲜的小椰树其实只有一片新叶,被我和弟弟藏在长廊式的厨房里,在水缸与一面灰的石墙的间隙,偷偷地生长着。

有一天,父亲发现了这个秘密,把它搬到了我们新建的另一幢宅子的庭院里,对着堂屋的方向立着。

我和庭院的这棵椰子树一起长大,但后来长着长着,它就连父亲的个头都超越了,枝叶也平展展地四面延伸,果子都长得殷实。夏天中午,四围邻里的孩子都来,遇着父亲在家,点了点头,就有人像一只猴子般,腾窜而上,没几分钟就能端下几个水分饱满的椰子来。落了地的椰子是这些邻里孩子的战利品,一人一个,上树的孩子分得更多一些。我和弟弟站在树下,偶尔也能一人抱着一个。院里养着猪,听到椰子落地的声音,也不受惊吓,睡得沉的,呼噜还是哧溜哧溜地打。我和弟弟坐在板凳上,喝完满满一碗乳白,涩而微甜的椰子水,看一些小人书。若是父亲闲着,就讲一些才子佳人的故事。那些故事,父亲用独特的口吻叙述出来,有半村半郭的泥土味,契合了我们成长中储存得最完整的记忆。

椰子树下的一角有个灰的石砧。父亲时常用毛笔蘸了墨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字。后来我们离开了村子,父亲走得匆忙,石砧遗在了老家的庭院里。过些日子,我们回家再寻时,石砧已不知去向,上面还有父亲的字迹的。

海口的椰子树,比我生长的那个村庄多出许多,椰子树里也储了更多的故事。我有时候会一个人在东西湖边走走,那里有成片的椰林,与宽大的榕枝连接,荫庇着影子里行走的人。到了春天,凤凰花在树顶上一团红。天黑了,湖边的灯渐渐亮了起来,椰树枝丫与这一团红混成拥抱形状,给人一种“暖老温贫”的感觉。

三十年前的海南,大批人潮南下,椰子树的枝叶,蓬展展地四处摇曳伸张,它们是承接无数闯海人的梦的托板。椰子都饱满,水汁清冽,喝了,免不得要上瘾,因此喝了椰子水的闯海人总喜欢探究。

椰子的身世,也是有趣。三国时就被诸葛亮当了小邦异物,被砍伐不说,还背了一身罪名。史料说,诸葛亮出征云南时,命令将士砍伐椰子树,称“不令小邦有些异物,多食动气也”。苏东坡对于椰子则是十分的亲近,他关于椰子的颂诗“美酒生林不待仪”,读起来有一种隆重的情调,与他赞誉的用椰子壳雕刻成的“椰子冠”是相谐和的。其实,早在公元304年,晋代嵇含的《南方草木状》就已对椰子作了准确描述,后来的人大抵对它是有深刻印记的,于中原物种而言,它的长相与内容都过于奇异。而明代的李时珍,关于椰子的记述更是令人欢喜,他的《本草纲目》里有如此语句:椰子肉“甘,

# 椰的私语

HK 草木芳华

平;无毒”。“食之不饥,令人颜面悦泽”。椰子水“甘,温;无毒”。椰壳“能治梅毒筋骨痛”。

《本草纲目》里短短的几句话,让我们随处可见的椰子颈上挂了金簪儿——从此是人们嘴里眼里的圣样之物了。

我们自己岛上的子孙,向来内敛,偶尔憋不住的夸奖,也是十分的谨慎。譬如丘浚,海南本土人,因对椰子过于熟悉,在《南溟奇甸赋》里,他直接称椰子是“一物而十用其宜”,却再也没有更多的附会修辞。他生长的那个小村庄,有着无数的椰树,从小在椰枝的影子里玩耍,他和村里的另一个后生海瑞,尽管隔着近百年,却都沾染了椰树的禀性,平实包含无私,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闪亮的星座,光着附于椰枝与海潮,安然地照进我们的瞳孔。

回溯历史,我其实更喜欢西汉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(公元前138年)里关于椰子的称呼和记述,他说:“……留落胥余(一作“胥邪”),椰子”,仁频(猿猴)并闻(棕榈)……”

单单是这些名字,就有着无限的意韵,会让人想起刘邦、项羽,以及那个关于爱情的千古绝唱“霸王别姬”。大概因为椰子树天然挺拔的身段和摇曳的椰枝,混合了男人女人最具性别的特质,在后人的文字里,很多以椰子树架构的情节,都关乎爱情。

十多年前,我曾经在海南一个简陋的剧场看过关于“霸王别姬”的先锋舞台剧,舞美中多次出现摇晃的椰子

树,画面也是摇晃的,渐行渐远,有一种蒙太奇的效果。背景音乐是二胡演奏的《十面埋伏》。乐器原就生有悲喜,二胡尤甚,其音凄凉,弦起哀生。唐时李义山就有诗云“锦瑟无端五十弦”,古瑟有弦五十,天生悲音。

我在二胡演奏的《十面埋伏》里感受着虞姬内心的凄苦,绝望。她的缠绵是情爱的埋伏,她把项羽的豪气随着她的剑尖刺进了她的身体。

成为英雄败为寇。两千年过去了,项羽却始终站在英雄的城上,垓下城是刘邦的埋伏,而刘邦,是项羽的埋伏。

有人说,历史犹如一枚硬币,正面是帝王,反面是贼寇,就看落地的刹那。项羽没有在硬币的面上。

那夜定是秋风凄凉,穹苍墨黑,那个男人望天,知道自己再走不过今夜,千百年间一个普通的夜晚,楚人埋伏历史的一刻,四面楚歌成为项羽最终的宿命。

而剧的最终,定格在了项羽的背影上,身后是一棵细长挺立的椰子树,枝叶在剧烈摇动,几乎伏在了地上。——在这里,椰树是虞姬的隐喻么?

这是我第一次抽离自己的生活,从幕布里窥见椰子树的另一种形态。人生来就像蚯蚓一样雌雄同体。后来被一破两半,心越高伤口就越长,所以灵性男女就穷尽一生去寻找另一半。他们愿意用抽丝剥茧的一生来交换那样一个蓦然回首的刹那,愿意用流光溢彩的青春去赌一个电光火石的似曾

相识。

我后来在去南海漂流的途中认识了一位老人。他从十几岁开始出海打渔,而后走南闯北,还有过漂泊南洋的经历。去年夏天,他已经九十五岁了。此前,我去他在琼海的家里拜访,他把自己经历的、听过的关于海南人在南洋的故事都打散了,零零碎碎地进行讲述,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传说。

西沙群岛早些时候的椰子树是他种的。他笃定地强调了这个事实。几十年前,他和几个同伴带着椰子树的种子和几头小牛犊前往西沙。那时候的西沙,一切都近乎荒芜,他们想家,想自己的妻儿,但西沙的椰子树刚刚开始抽生新芽,带去的牛羊刚刚适应了新的住处,他和同伴们忍住了对家人的思念,留在西沙群岛呵护着椰树与牲畜们成长。这一待,就待了好几年。

如今,西沙群岛上已是郁郁葱葱的椰林,牛羊随处打滚。几年前,我曾到那儿造访,那里已是一片生活的烟火气。我站在热闹的集市前,想着那位在西沙种过椰树的老人,那时候他的妻,也是如温庭筠词句里那位梳洗初罢,守望断肠白蘋洲的江南女子吧?一天一天地盼着丈夫从西沙归来。过尽千帆皆不是,如何经得一日复一日的斜晖脉脉水悠悠。

但海南这些普普通通的渔民,熬住了。说起在西沙的岁月,老人眼里有微闪的光亮。所有的航船最终都将渡到港湾,南海上悠长的“丝绸之路”,曾经落寞寂寂,如今又渐渐地温热了起来。那些滩前洲上的椰子树,长势甚好,它们把阳光掬在手里,荫庇着岛上的居民。欢乐如图似画,当夏季深了,毛毛的黄月亮与居民们整夜厮守,传授从太阳身上赚来的智慧,他们在旧的梦里做着琥珀色的新梦。

投稿邮箱  
hnrbzpb@163.com

HK 诗路花语

## 时间与时间相遇

■ 谭科琦

坐在石头上  
时间与时间相遇  
陌生而默契  
你的坐姿  
很安好  
眼神躲在镜后  
优雅自得  
白帽之上  
云蒸霞蔚  
那个粉红色的挎包  
总是装不下你的心事  
一头披肩的思绪  
沉醉在静界  
石头,是  
历史无法带走的风景  
你啜饮的浓茶  
来自石头的传说

## 在田野上

■ 森森

谷子已被收走  
枯黄的稻草在田里慢慢腐烂  
根植在泥巴中的禾苗头,趁着被忽略的间隙  
又倏忽冒出新的绿色  
宽阔的田野,没有了人影显得更加空旷  
蛙鸣虫叫成了没有听众的演出  
这片田野,一年两稻,一茬接一茬地循环  
种植了我的祖先,我的乡亲  
那一代代耕耘的身影  
又像是,他们一次地伸出稻谷的手  
从土地里掏出无尽的生存  
这朴实无华的米粒,不问善恶、悲欢与离合  
用温暖与营养,滋养与延续着更多生命  
就像那一轮千古明月,时圆时缺  
静挂长空,关照人间

## 夏夜的面孔

■ 张华

夕阳俯下身子  
天空的影子拖成长街  
彩云徜徉来去  
一种夏天的新格式闪过  
感受深处的时间  
黄昏就是一段开始  
夜色生猛,村庄温存  
不会迟到的歌词  
加入蜜蜂和荔枝花的合声  
翻转的风  
窥视暮薄纱巾守护的窗户  
谷子的气味,酒精的精灵  
跳着乡村的舞蹈  
庞大的篱笆掉落  
被轻叩的微风送至远方  
水塘开始等待夜色的包围  
没有陌生的夜行人路过  
肥硕的厨屏住鼻息  
带着魂归来了  
书上说的故事  
踩响旧屋的瓦顶  
一声声吟哦  
荡漾成落日后的剧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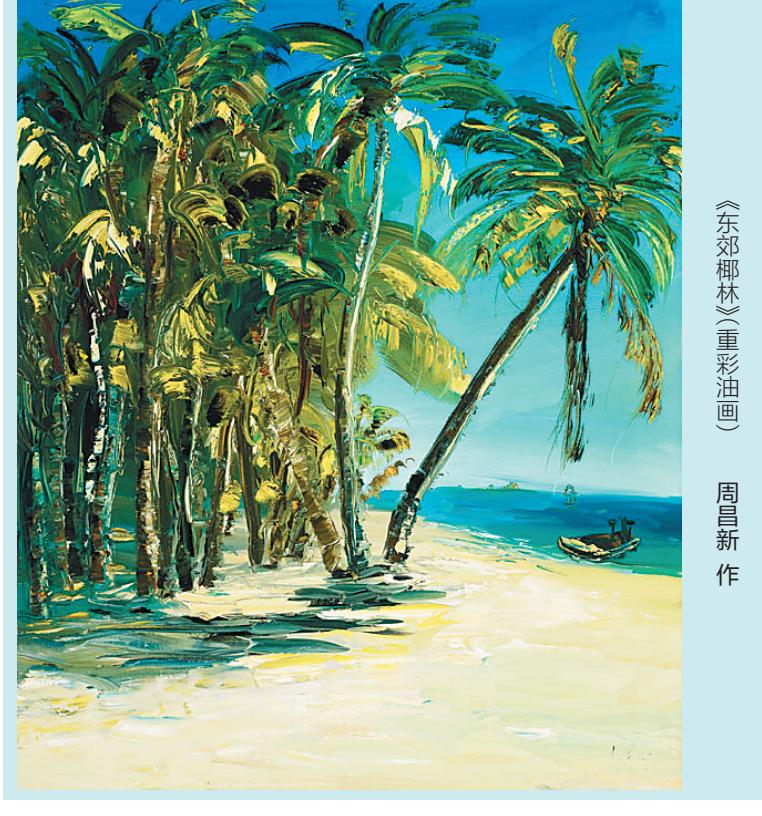
隔着星空的寂寞  
被幕布强悍拥抱  
不再亲切的气息  
像黑夜中爆蕾的花朵  
土戏台无声  
装不下庙堂前的林荫小径  
忙乱的早草藏在泥土的念头  
盛夏延长造物的欲望  
村子里流转的目光  
打开追逐之门  
把世界甩在夜的另一边  
老树身上绿萝伸出的叶子  
退出变化和恒久的游戏  
于是乡村夏夜的主题  
不再板着往事的面孔  
此刻随皎洁的月光开始翩翩起舞

## 忆世界杯·七古

■ 杨辉

两队铁汉逐一球,汉如潮涌攻防骤。  
金钩倒挂飞网底,场里场外齐声吼。  
穿梭传递似织锦,失守无奈破门接。  
点球大战扣心弦,射朴双方精神抖。  
酸甜苦辣各心知,世界杯盛五味酒。

服务读者需求  
改善读者体验  
欢迎扫描  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



HK 浮世绘影

## 苦茶

■ 黄孙赫

窒息的苦,液体的力量源自它每一个分子,柔软又尖锐,刚一浸透血液,苦味又匆忙蒸腾出来,如同一次由内而外的冲洗,只留下轻盈的灵魂和丝丝凉意。

这家茶店的茶客也与海南本地常见的“老爸茶”茶友不同,老爸茶讲究慢,三杯两盏,三五好友,想到一盏说一盏,哪怕静静地在角落看报纸,也可以消磨一下午。而这里的茶讲究快,冷不丁从街头巷尾窜出来一个身影,径直走向茶店,三言两语低声交流,老板便转身钻进店里。茶店的漆黑像一汪平静的水,不一会,伸出一只举着杯子的手,而后,老板的笑容缓缓浮出水面。茶客接过茶,一饮而尽,露出五味杂陈的表情,随手把茶资、茶杯递给老板,消失在步行街的尽头。

茶店前是窄窄的骑楼步道,摆了两三张长凳,似乎是茶店空间的延续。我刚坐上这几张凳子时,脚还够不着地,举着杯子,望着眼前一幕幕行云流水的交易事件,像坐在一部谍战电影的观众席,茶客如特工一般,快速穿过茶店,一接,一饮,一递,一气呵成。又好似穿越了一面苦涩的水帘,任由那些隐形的污垢瞬间剥落。人影憧憧,不时,老板回过头,隔着人流对我说,快喝,一口气喝完,就不苦了。

话音刚落,她自己也消失在人流中,小店不知何时换了装璜。我像坐在一艘船抛出的船锚上,隔着的流水,远远望着船体,时间改变了它的模样,让我逐渐忘却它最初的样子,哪怕我们一直呆在原处,维系于一丝细微的苦味。

## 新媳妇的洗脸水

HK 家在海南

李善传

二叔娶亲了。那年我才七岁。

二婶过门的头天晚上,奶奶正八经对她说,今儿起,你就是媳妇,下厨房洗锅碗瓢盆,煮粥烧水扫地抹桌。奶奶递给她一条新手帕和一块大香皂,又吩咐说,早上要打盆热水给爹娘和家族的老人洗脸,这是村里的习俗。

那一夜,二婶睡得很不安稳。她才眯上眼,那只不懂事的大公鸡便叫了起来。几只母鸡也跟着出来,在门口边咕咕,领小鸡啄食。二婶悉悉索索穿衣,揉揉惺忪的睡眼走出来,又倒回房里,悄悄问二叔,米缸在哪?煮升米?二叔睡得像死猪一样。我在门边捡炮竹,说,我知道呢。二婶很高兴,出来牵我的手,朝厨房走去。二婶从柴房抱来两捆稻秆。这几天都下雨,炉口湿,不好生火。她拿起吹火筒,鼓着腮帮噗噗地吹。那些烟灰蹿出来。她的湿手一抹,变成灰头土脸的。我哈哈大笑,跑了。

奶奶睡在那青砖小屋,见天快亮了,厨房里还烟不动火不生,唠唠叨叨说,二婶媳妇怕是睡过头了。刚过门,让人家知道了,脸就没处搁啦!她起床,要过去喊。爷爷瞪着奶奶说,操啥心?让她自己起来。刚上门的媳妇,惯坏了,往后日子咋过?奶奶还是不放心,蹑手蹑脚趴在窗缝窥,见媳妇在

## 绿窗记

李亮

清晨,当熹微的阳光照上小窗,窗前的桌面上,便映出一片新绿,整个屋宇,也像漫进恣肆汪洋的绿意中。因为,我在窗外种了几株牵牛花,阳光是从绿色的藤蔓间筛进来的。小屋宽3米,深5米,总计约15平米。靠后墙,我放了一张床;前墙的窗下,放了我的办公桌。机关的院子却很大,长着大叶梧桐,金丝垂柳,沿墙根,鹅卵石铺出一条小径。我在小径外侧,开出桌面上的一畦地,搭了个竹棚,吊几条草绳,牵牛花蔓便顺着草绳,攀上棚顶、房坡。这样,我的窗子和屋门,便笼在爬满牵牛花的绿蔓下。太阳一来,屋子里便撒下一条条浅淡的光影,流动着诗意盎然的绿波。

我晓得,周敦颐爱莲,因莲“出污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;陶渊明爱菊,因菊是“隐逸”之花,所以他才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;陆游爱梅,却不知得理由了,但他却爱得“何妨可化身千亿,一树梅花一放翁”。陆游的一生,咏梅诗不下百篇。而牵牛,好像没有谁爱过。

牵牛花,其实是一种独特的花,有个性的花,它遵规守矩,从不越范。它每天都要绽放出一簇新花,真是常开常

的惬意里。牵牛花的花蔓,每一条都作逆时针的攀绕,遵守着铁律。我曾将一些藤蔓顺着顺时针方向缠到草绳上,试图让它爬向相反的方向,但却不成,一夜间,它又返回原路上。另一次,纱窗破出一个洞,牵牛花的藤蔓,趁机钻进我屋里,像要爬上我的桌面。看见有新的生命愿意与我同室,我很高兴,赶紧为它引上草绳,愿它的绿蔓爬遍我的墙壁,鲜花开遍我的墙角。但是,它一发现走错了路,第二天一早,便悄悄地返出窗外。而我,也绝不强留,我喜欢给生命以自由。

我所以种牵牛,不止是为了看它吹出彩色的喇叭,散出淡淡的幽香,更为了欣赏它的叶与蔓,是它的叶与蔓,映绿我的小窗,将我的小屋笼成氧气吧。我在氧吧间,铺开稿纸,排兵布阵,让那些没戴盔甲的兵丁们,扎营安寨格子中,组织阵容。这虽然有点纸上谈兵之嫌,倒也愿尽其兴。刘禹锡在赞美他的陋室时,曾得意地写道,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,一个绿字,一个青字,让他的“陋室”更迷人。所以,牵牛花虽然不是名花,我却愿引之为友。现在,我迁到高楼上,远离了地气,我便借青瓷盆新栽几株。高楼下喜欢牵牛,我将牵牛牵上高楼,

HK 花朝月夕

李亮

清晨,当熹微的阳光照上小窗,窗前的桌面上,便映出一片新绿,整个屋宇,也像漫进恣肆汪洋的绿意中。因为,我在窗外种了几株牵牛花,阳光是从绿色的藤蔓间筛进来的。小屋宽3米,深5米,总计约15平米。靠后墙,我放了一张床;前墙的窗下,放了我的办公桌。机关的院子却很大,长着大叶梧桐,金丝垂柳,沿墙根,鹅卵石铺出一条小径。我在小径外侧,开出桌面上的一畦地,搭了个竹棚,吊几条草绳,牵牛花蔓便顺着草绳,攀上棚顶、房坡。这样,我的窗子和屋门,便笼在爬满牵牛花的绿蔓下。太阳一来,屋子里便撒下一条条浅淡的光影,流动着诗意盎然的绿波。

我晓得,周敦颐爱莲,因莲“出污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;陶渊明爱菊,因菊是“隐逸”之花,所以他才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;陆游爱梅,却不知得理由了,但他却爱得“何妨可化身千亿,一树梅花一放翁”。陆游的一生,咏梅诗不下百篇。而牵牛,好像没有谁爱过。

牵牛花,其实是一种独特的花,有个性的花,它遵规守矩,从不越范。它每天都要绽放出一簇新花,真是常开常